

京劇藝術講座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

第三集

北京宝文堂書店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 10070·320 字數 12,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frac{11}{16}$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册

定價 0.08 元

編者的話

这本小册子，編选了几篇我會举办的“京剧表演艺术講座”的整理稿。主講人是几位全國知名的京剧前輩艺术家。

在戏曲表演艺术理論方面，我們还貧乏得很。我們急需繼承、研究和总结傳統的表演艺术；并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創造反映現代生活的表演艺术。

講座主講的老先生們都經歷着京戏由清末到社会主义大躍进的今天，他們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經驗、深刻的体会、精湛的見解。这些講座曾經吸引和振奋了北京的戏曲界。

今后我們还将繼續举办京剧表演艺术及京剧音乐方面的講座，并将繼續整理出版。希望戏剧界及讀者給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以改進我們的工作。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

1958.6

目 录

京剧音乐中的文武场..... 1

谈两个鑼鼓牌子的用法和打法
以及引子音乐的分析.....10

京剧音乐中的文武场

徐兰沅讲 唐吉整理

京剧胡琴得讲究三准：哪三准哩？一是耳音准，二是定弦准，三是摺字准。这三方面最主要的是耳音准。两弦的纯五度关系，把位是否正确，指音是否准，都是要靠耳朵来鉴别的。

定弦通常用笛子，因为它有固定音位，不过有时由于吹笛时用的口形不同和用气的不匀，往往一个音会升高一点或是降低一点。稍不注意，就会差半个调门。就是用“哨子”来定，也许到临拉的那刻儿，弦会回一点，这时就全凭耳音了。

甭管你和哪个角儿拉，他寻常用的调门你要用耳朵把它记住了。上出戏调门不管是多高或是多矮，到了这出戏时决瞒不过自己的耳音。轻轻地“当当”两下就成了！

在舞台上怎样定弦哩？有些人是在后台“丁丁当当”的定，到前台也还定。试问到场以后，角儿从念白至开唱，锣鼓起了“帽儿头”，这时你还是不会放心的吧？如果再来一下“丁当”，你又会感觉到前面定的弦完全无用了。肯定说这样定弦是不好的，原因是这里面有很

多值得提的，文場定弦切忌在台前台后“丁丁当当”，因为这样会破坏演員的情緒，同时观众也会觉得厭煩。講究的是定弦不讓台上台下听到你琴声，如果讓人首先听到“丁丁当当”的声音，除了会产生上述的两个不良效果而外，通过清亮的琴音抓住观众的心情这一功效也会因此而失去了！

拿《探母》來說：当演員念白到“好不伤感人也”起鑼时，这时你輕輕地校一下看，等到“哆囉 65...56 | 112

55 216 11 | ”喝！这琴挺响，多清亮啊！观众就被抓住了——就是因为他們沒有听到你的調門高矮，也不知胡琴是否响，才能产生这样好效果。

再說《捉放商店》，“梦里阳台到故家”，“得罪、冬、冬、冬……”，在起鼓时你輕輕地动一下弦，等到“陈宮好悔也”，忽的 03 235 | 126 5 ……台下是鴉雀无声，琴音显得分外好听。观众对你的琴音爱听，也就是音乐对整个戏起了烘托作用。文場也和演員一样也得会利用特点，抓住时机，把戏剧这一綜合艺术的特性完美的表达出来。

文場还得講究会“抓”

这是我們本行的話。为什么要講究“抓”哩？拿过

去來說：拉開場戲和中半工戲，誰也不“對戲”。到了後台方知道今天演什麼，那就全憑“抓”了。“抓”就是抓腔兒。不管你是西皮、二黃、慢板、快板。腔兒朝哪里去，我都能替你把握腔兒不顯山不露水的包裹圓了。過去跟梅先生合作時，拉到老生我就是抓腔兒。因為拉青衣和拉老生不是一回事，用拉青衣的方法拉老生顯得小氣，不好聽。有的人說：“我在台下面先問好什麼腔兒然後再拉”，這當然也可以，不過你倘若不能抓，仍然會出錯。否則為什麼業餘愛好者在台下拉得挺好，上台就不行了？就是你連譜子都記下了，拉出來又會顯得呆板，不活氣。再就是碰到生戲你還敢拉不敢拉？因此文場還得具備着能“抓腔兒”的本領。

下面我再談幾個具體問題：

啞笛和行弦

京劇音樂的過門名目太少了！在過去連“快三眼”這名目都沒有，後來有人創造出了快三眼。現在的名目也還多了些，有的是把梆子的名目插在皮黃里，或把皮黃的名目又插在梆子里，這樣就混亂了。還有的自立名目，連本行也不懂。既有曲就應該有它的名稱和來歷。經常聽到“這裡來一點啞笛。”究竟怎麼叫“啞笛”哩？有人就答不出了。“啞笛”原是梆子里的一個名目，是用胡胡拉，笛子伴着吹，吹時將高字吹低音隨着胡胡，有

时不吹，因为演員念白怕給笛子攪乱故要哑点，因此称“哑笛”。皮黄里不是用笛子吹的，叫“哑笛”就不相宜。皮黄里应称为“小过門”。

小牌子除了“小过門”还有“小拉头”，“小拉打”。“小拉打”就是“小开門”，小拉头就是 $0\ 6\ | \ 7\ 2\ \underline{6723}$ ……

《桑园寄子》里背小孩就是用的它。談到“哑笛”又想到一件事：就是舞台上常見的“这兒来点吹打吹打”。它是叫“吹打吹打”嗎？显然不是。这是被人叫俗了。有人說叫“工尺上”，那还不对。“工尺上”是里面的几个工尺，正确的名称是“傍妆台”在《群英会里》訂席用的叫“揚州傍妆台”。

拉“小拉头”“小拉打”的尺寸在哪里哩？記得过去我跟譚鑫培先生拉琴时，他唱《捉放宿店》唱到“放虎归山要把人……抓”的时候，鼓点是扎、扎、扎，我总觉得这兒嫌空。有一次我便加上了“小拉头”，我的 $6\ 7$ 刚下到第二音时，打鼓的刘順也赶上了，尺寸就被他抓住了，配合得很整齐，現在是凡演《捉放曹》时都是这么拉了。

凡是南梆子的小导板“小拉头”的起头，要和鼓合尺寸。第一下是取齐，第二下是尺寸，否則尺寸就不合。尺寸好比人穿衣服，如果不合身，穿起来就不舒服，不好看。

过去沒有“行弦”这名称。为什么哩？打拉开場戏弹月琴起：前半工，后半工，連个“ $\overset{7}{7}\ 6\ 2\ 1\ \cdots$ ”还要人教嗎？另外在戏里是可有可无、打鼓又不管，因此也

就没有个名字。“行弦”还是近些年来叫开的。名目还是借用于梆子。

在戏里我也加过行弦。在《斩子》里旦角唱“穆柯寨来了我女将姣娃”，鼓起哆囉、冬当冬当冬、当冬、当，然后“呀！……”我便在“冬当冬当”的同时加上

“0 6 | 5 ¹ | 6 5 | 4 3 5 | 2 1 6 | 5——”现在也

有人加，可是加变了味，为什么哩？试看“3 5 3 5 |

6 5 3 5 |”照这样发展下去，大可发展到“0 5 0 2 |

3 2 3 | 0 4 3 2 | 1 2 1 |”“夜深沉”里去。不

合适，这是上了板啦！无须要上板，因为这是摇板。“冬当”是表示什么哩？是因为穆桂英下山时带了五百名家丁，三千担粮草，到辕门时看看来了没有。当她回头看时，已经到了。正在卸车，人喊马叫的，“呀！”是表示她听到了。

顶板与碰板、散板与摇板的区别

现在有人把这些都分不清，或者是混为一谈了！其实它是有区别的。

什么叫顶板哩？就是前面有过门的有 哆囉 3 5 | 或是哆囉 6 5 6 这都叫顶板。

什么叫碰板哩？凡是唱的前面没有过门，胡琴和唱

一齊下，都叫碰板。咱們北京愛用頂板，覺得前面有點交代，感到從容些；南派愛用碰板，它也有長處，顯得緊湊。這樣分法也不是絕對的，主要的還是根據劇情的需要來選擇。過去譚老板他們唱《天雷報》，老旦念白“今日磨！明日磨！磨也要把它磨光了噢！”這下面一段唱詞就是用碰板起。不久前譚富英先生唱《朱砂痣》也是碰板起。

什麼叫散板哩？常稱緊打慢唱，這意思是說：“唱是散板，鑼鼓要有板。”如鳳點頭起“另丁昌令當衣个昌

6 | 6 | 3 5 | 5 5 | ……”過門是快板的尺寸唱散板。

這就是叫散板。緊打慢唱就是說明它的尺寸。

什麼叫搖板哩？如散長錘起的（常稱“反長錘”，應叫“散長錘”）扎……打台匡七七……台七匡七台七，或者起“柳絲”、“鳳點頭”，後面拉 6 6 6 5 1 3 1 2 … 6 2 1 … 每一句唱後有一鑼，鑼鼓起散了，唱也不要板叫搖板。

下面再談談鑼鼓：平常的散碎鑼鼓有八九十餘種，有人說打“長錘”叫鑼經，那不對。長錘仍然是散碎鑼鼓中的一種，噴吶牌子里的鑼鼓方稱鑼經，舉以下幾個具體問題來談談：

鉤 錘

在皮黃里叫“鉤錘”梆子里叫作“散錘”。現在打

鈔鍾，有些人把鑼鼓打得快，板位打得慢兩不相合。現在的打法我不想說了，把過去老先生們的打法再拿出來看看：

龍冬 龍冬 衣才 衣令 昌 衣才 衣令 昌 衣才
衣令 昌 啍嘴 衣令 昌（加·的地方是“板位”。）

看這趟板是多清楚而整齊啊！它和琴的尺寸一貫聯到底，這板並不容易加，現在很少聽到這樣打法了。

關門點

西皮二黃、上句下句、原板慢板全都有“關門點”。問題是有人不敢下，因為怕“火候小”，下了會遭到指責。我年青時跟譚老板拉戲，他是有“火候”的。那時他七十多歲，我二十三歲，打鼓的劉先生也是有年歲的。我就因為沒“火候”上台就耽誤受怕。

有一次馬連良先生演《莫成替死》唱到“冀州堂悶坏了小啊……莫——成”。打鼓的是喬三，他在“小啊……”加了兩下底！這，我听了感到不夠味。因他不敢下鑼鼓，我就告訴他，應該在悶坏了三個字上打一個關門點、在“小啊”加“冬打”來個收頭，收頭後面要漏底音。第二次喬三便按照我的說法，試了一次，結果確實是比以前好多了。

用“關門點”是有道理的，它是表示一般唱的收板。要記住“大收頭”兩板半，“小收頭”一板半無論

是皮黃或曲牌均是如此。

二 六

現在的二六是这样起头：

“龙冬、达达、达达、才、来歹、衣令、才、达、
歹、才、哆囉、6 2”或者“6 2 | 1 6 2 | 1 6 1 2 | ……

2 3 5 6 | 1 哆囉 | 不应有这哆囉、胡琴在这里也不
应该切住，如果切住，前面的長过門和后面的 6 2 就脫
了节。同时一个二六板内不能用两个哆囉，过去老先生
們拉就是和“哆囉”一齐下。

曾記得譚老板唱《洪羊洞》时，上魂子念白“天波府
去者”起“帽兒头”，“昌打、昌打、来昌、昌，”哆囉在
这里我便和“哆囉”一齐下。当时刘順兒叨在嘴里的一
根烟袋兒被吓得掉在地上，但我并不怕，因为这是“迎
头板”，这样起会更紧一些，不是錯。

最后談談“哭头”与“扫头”：

打扫头务必不要少打一下。何必把它缺胳膊短腿哩？
紧慢的尺寸并不在多一下或少一下。什么叫“扫头”哩？
就是“昌、七 0、昌当、来台、昌当、令达、昌当、衣七、衣个
昌”不要把两鑼一收头硬要少打一鑼。可以挂“柳絲”，
也可以挂“鳳点头”，無論如何不能少去一鑼。

用“哭头”有一个要注意的：假如只有一个哭头，必须打哭头；有两个为了怕犯重，第二个可以用“硬五锤”比如《宝莲灯》唱“我本当带沉香……”这用哭头，到“带儿……”就应用硬五锤：“昌、昌、昌、孔匡，”现在有人把硬五锤少去了一锣，“昌、昌、孔匡，”硬五锤本身就已少了一板，还能再少一板吗？不能。因此希望能把它加上，应该让我们的鼓点都健全起来才好。

談兩個鑼鼓牌子的用法和打法， 以及引子音樂的分析

徐蘭沅講 唐吉整理

京劇武場是京劇音樂的重要的構成部份，一出戲里運用些什麼鑼鼓應該是非常考究的事。運用得當便能和表演取得和諧進而使戲劇得到美滿的效果；用之不當，就會顯得突出刺耳，當然也談不到對劇情有所烘托了。過去譚鑫培老先生曾這樣說過“糟（念邹）戲多鑼鼓”，這個“多”字大概就是指的亂用鑼鼓的意思。不研究劇情，毫無目的硬插些鑼鼓牌子，結果戲給搞得亂七八糟。我們運用一個鑼鼓牌子非但要吻合劇情而且還須要根據劇中人物情緒的變化，劇情進展的快與慢、緩與急要有創造性的來運用它。所謂創造性的運用傳統的東西，不生搬硬套，這是非常正確的。我想根據我歷年來在午台上的實身感受以及幼年時跟老先生學藝時的點點滴滴加上我的看法，提出來和各位同志研究，有不對處希同志們批評指正。

關於“一錘鑼”：

“一錘鑼”是一個非常普通的鑼鼓牌子，在梆子劇中

称其为“一锤锣”，皮黄戏称“圆场”，也有人称其为“打上”，其实都是一锤锣。

“一锤锣”的锣经，凡是武场的同志都很熟悉，因为它的用途最多，但是如何用的得当，就很复杂了，下面我举几个不同用法的例子来谈谈。

一、上朝官龙套时，一锤锣的打法是“嘟拉、达、达、匡七七……”，武场称这样的一锤锣名为“打上”，因为这些群众演员都是顶场上，锣鼓主要的是造成一种严整的气势，故而打“嘟拉、达……”，这是一种用法。

二、在《审头刺汤》一戏里，陆炳念的两句对子也是用的一锤锣，可是打法就和上朝官不能一样了。假如我们在陆炳念“清官暂把赃官做，明白人暂作懵懂人”这两句后面打“嘟拉、达、达……”，这样一来就会显得非常呆板拖沓，对陆炳当时那种复杂的内心情绪，是不能烘托出来的。过去老名鼓师刘顺先生就打得相当好，它能与演员的内心感情的节拍协调统一，为什么这样说哩，可以先来分析一下陆炳当时的心理状态，当陆炳审问人头后，在断案时对莫菱雪艳的处理是“留在府中”，因为他是主持正义的清官，将雪艳断给汤勤，当然他是不愿那样做的，然而汤勤的处心积虑整个害人的目的就是取得雪艳，他听了陆炳的“留在府中”，就气愤的說“啊！雪艳留在老大人的衙内呀，人头是假，还要背审背审！”說完拂袖而去，跪在堂前的雪艳見湯勤走去，

便对陆炳说“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陆炳一听领悟到雪艳要想顺水推舟的替夫报仇了。其实湯勤之故意找麻烦是为了雪艳不能到手，陆炳是很清楚的，可是在雪艳未念“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之前，并不知雪艳的态度，因此在断案时决不願再将一个平白无故的女人送进虎口，听了雪艳的“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之后，知道雪艳有替夫报仇的志願，故而他便念出了“清官暫把脏官做、明白人暫作懵懂人”，即是装作糊涂把雪艳断給湯勤，讓雪艳来杀死这个忘恩負义的恶贼，这些就是当时陆炳复杂的内心情緒，因此刘順先生在这兒打“一锤鐸”时是这样：

清官暫把脏官做，

明白人暫作懵懂人

冬冬达国七……

懵懂人三字演員用强頓音念出，鑼鼓用强烈的节奏突出这三个字，如果我們單从字面上去理解“懵懂”是不應該強調的，因为懵懂即是糊涂呀！这样体会就錯了，因为陆炳内心的真正的含意是“湯勤你这个忘恩負义的恶贼这就是你害人的下場”，内心里又痛惜着莫怀古平白遭难等等复杂的情緒交杂在一起，故而这里用这种打法頗为恰当，这是刘順老先生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法。

三、《失街亭》中的諸葛亮上場也用“一锤鐸”，但是就与以上都不同了，为什么哩？因为他是統領三軍的主帅有深智远謀，全軍上下人皆尊敬，是一个很有威望

的元帅，他上场前有四大将起霸用唢呐吹“水龙吟”，随后就是他上场，场上空气是非常威严的，为了要突出他伴着上场的锣鼓就要有气魄，因此这里就需用“一锤锣”，但是打法又不同了，要这样打：“达台、匡七七……”，尺寸要慢；当“达台”打出后，好像是要用的“四击头”但是到“匡七七……”，便听出这是“一锤锣”了，诸葛亮随着锣鼓上场，人物也突出了，气氛也庄严了。这里为什么不用“四击头”哩？因为前四将上场是用的“四击头”，再用会显得重复，人物也不能突出了。

“达台、匡七”开头的“达台”这两下看起来很簡單，可是尺寸要好好的掌握，有很多打小锣的同志，不是下快了就是下慢了；不要小视了这问题，小锣下快或下慢了锣鼓的节奏就会散乱。小锣在这里下得最适合，要这样：“达台”，决不能达台也不能“达台”。以上都是“一锤锣”，可是根据各种不同的情景有各种不同的打法，这就说明了运用一个牌子必须要灵活的创造性的去用，不能生搬硬套。

附带谈一下曹操这一人物在戏里升帐时、上场都用“四击头”，我想如果改用“一锤锣”要比“四击头”好，希望剧团的同志试试看。我们尊重前人的用法是对的，但是不能为前人的用法束缚着我们，因为时代不同，是发展的，艺术也要跟着时代前进而前进，过去的谭鑫培老先生，现在的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的名京剧艺